

文学故事丛书

WEIDUOLYASHIDAI
DEXIARENGUSHI



维多利亚时代的
吓人故事



明天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16721

文学故事丛书

维多利亚时代的 吓人故事

[英] 迈克·斯托克斯 改写
[英] 达雷尔·沃纳 插图
李媛媛 译



明天出版社

5571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多利亚时代的吓人故事/[英]斯托克斯改写;
李媛媛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5. 2

(文学故事丛书)

ISBN 7-5332-4740-X

I. 维... II. ①斯... ②李... III. 故事-作品集-英国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2692 号

责任编辑: 李玉江

装帧设计: 武岩群

文学故事丛书

维多利亚时代的吓人故事

[英] 迈克·斯托克斯 改写

[英] 达雷尔·沃纳 插图

李媛媛 译

*

明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4.875 印张 55 千字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2-4740-X

I·1023 定价: 8.30 元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4-039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Copyright © 2002, 1996 Usborne Publishing Lt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Usborne Publishing Ltd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5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序 言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吓人故事》

本书原作问世于十九世纪后半期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部分作品初次发表，大多已在当时杂志上刊登。鬼的故事备受欢迎，原因颇多。

十九世纪，整个西方世界，尤为英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发展迅猛。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业、交通运输（包括铁路运输）以及公共卫生（第一批大型医院出现）得到长足发展。许多人

认为科学知识能够回答所有疑问，攻克所有难题，《空门惊魂》中的西姆森医生便是其中一例。

并非所有人都如西姆森医生那样对科学能解决所有问题深信不疑。许多人认为，大城市的贫苦人民境况悲惨，他们的生活没有得以改善，反而更加恶化。旅居国外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亲眼目睹了非洲与印度的饥荒与灾害，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恐慌与不安。许多人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出质疑，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传统的宗教信仰。为数不少者首次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不信奉上帝，许多人因当众演说而遭受惩罚。仍旧尊奉上帝的信徒也开始对宗教仪式众说纷纭。新的教派以及其它宗教前所未有地涌现出来。

人们丧失原有的信仰，开始寻求新的精神支柱，这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催眠术、颅相学以及招魂术疯狂痴迷的部分原因。催眠术由安东·梅斯默医生于十九世纪初开创；颅相学是关于颅骨外形特征与心理活动相关的一种学



说；招魂术基于亡灵能够与生者相联这一理念，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美洲与欧洲风靡一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吓人故事》里，死者让世人知道自己的存在——尤其在惨遭厄测之后。这一点在《致命的誓言》及《第415次列车》里有所体现。在《魔犬》里，一只死狗爬出坟墓报复仇人。在《远方的召唤》里，一位已故的女人打电话召唤她的丈夫。这则故事在人之常理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已被掐断的电话不可能再次响起。这也是现代科技与某种更为险恶、更为原始的东西之间的一场对战。

有些事情从常理来看无法理解，却可以在十九世纪初的文学及绘画作品中找到。尽管诸如拜伦、雪莱和华兹华斯这样的作家对科技发展知之甚多，却仍然醉心于各种观念、情感及感受。他们的作品便是对科技局限性的一种思考。书中的部分作品同样超越以往鬼怪故事的基本框架，使我们有种种魔幻以及不可思议、不

可名状的感受。这与后来十九世纪思想的发展，尤其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一脉相承。也许这正是书中故事仍能摄人心魄的原因所在——不仅向我们讲述了无法释怀的事情，而且还触及了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

安东尼·马克斯



目 录

序言	1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吓人故事》	
魔犬	1
远方的召唤	23
魅影	41
致命的誓言	65
第415次列车	88
空门惊魂	118
后记	144
——更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吓人故事	



魔犬

西奥·吉夫特 原著



这一切始于两年之前。我前往爱尔兰，到朋友基尔莫伊尔那儿小住一段。我的妻子莉莉当时已有身孕，不愿让我去。如果知道大祸临头，我真不该



去。

那是在伦敦一次聚会上，我与基尔莫伊尔不期而遇，他立即邀请我去他家做客。这位朋友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地主，拥有一座产业庞大的城堡。我抵挡不住在那儿垂钓、狩猎的诱惑。此外，他还提到要把一个拒付租金的佃户赶出农舍，这似乎要经历一次风险。然而莉莉早已耳闻他是一位心胸狭窄、冷酷无情的地主，从一开始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的佃户关你什么事？”她说。“让他自己去胡作非为。”

我满脑子都是基尔莫伊尔池塘里鲜美的鱼以及狩猎场上更加肥美的松鸡。到了那儿，我也没有失望，整整三天我们都在打猎、钓鱼。

到了第四天，我们开始驱赶佃户了。这个佃户是一位年迈的老头儿，在那儿已生活了大半辈子，多年没有交租了。

“老兄，说句实话，这点儿租金微不足道，都不值得去收。”基尔莫伊尔坦言道。“但若让人这样捉



弄，我会气疯的。”

我们计划给那老头发一张驱逐令：二十四小时之内要么离开，要么交租。若不奏效，用基尔莫伊尔的话来讲，我们将会采取“一个更为直接的办法”。

这是一座由石头搭建的漂亮的农舍，体积虽小却温暖舒适，坐落在我所见过的最为秀美的山谷中央。我们走近农舍，我透过窗户瞧见了那个佃户。他正坐在壁炉旁休息，嘴里刁着烟斗，脚边有一只棕色大狗。他饱经风霜的脸犹如柚木一般黝黑，雪白的头发垂落双肩。屋里肮脏而又凌乱，看上去需要马上修葺。

我们敲敲窗户，然后砰砰砸门，基尔莫伊尔还骂了几句，可那老头视若罔闻。他坐在那儿，平静而又坚定，不停地吸着烟。最后基尔莫伊尔失去了耐性，从门下塞进驱逐令。

“你这可恶的无赖！实在不行，我会用烟把你像耗子一样熏出来！”他怒气冲冲地嚷道。

我们随后又去骑马、钓鱼，晚餐时喝了几瓶香



槟，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也许是香槟让他作出如此的馈赠：他将让我免费使用那个农舍两年，条件是我来负责修葺并承担必要的费用。我欣然接受了。想想整修房屋花不了几个钱，而且孩子一降生，莉莉一定最想来这儿过夏天了。

第二天，我们策马又奔赴农舍，昨晚的香槟让我们有些萎靡不振。老头儿还是坐在壁炉旁的同一把椅子上，和昨天一样刁着烟斗，却不见了狗的踪影。基尔莫伊尔使劲儿敲打窗户。

“嘿，你——坐那儿的，马上出来！我不会再坐视不管了。我知道你能听到，这是对你的最后一次警告。”

老头儿提起脚边的猎枪，镇静地向我们瞄准，以此作为回答。我们连忙扑倒在地，几发子弹随即穿破了玻璃。

对于用烟熏出老头一举，倘若我当时心怀一丝不安，现在也不会这样自责了。我们谨防他再次开火，贴着墙边用木板封住其它窗户，又用泥巴堵住门缝，然后在那扇破碎的窗户下燃起一把大火。



恰逢风向适宜，很快，刺鼻的浓烟滚滚地涌进屋里。

换了我，五分钟也无法忍受，可他一定是铁骨钢筋，竟然在烟熏火燎中挨了约摸半个小时。我们正为是否该扑灭火以免熏死他而举棋不定时，他一脚踹开门，跌跌撞撞地出来了。他疯狂地朝我们射击，却相差甚远，无一命中。然后，他倒在地上，浑身被烟熏得漆黑，拼命地咳嗽起来。我们立即夺走





他手中的枪，将他拖离了房子。基尔莫伊尔给他灌了一口威士忌。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把火扑灭了。屋里仅有少得可怜的几件家具。基尔莫伊尔向老头提议，送他去附近的村庄，据说他在那儿有亲戚。可是，他拒绝了，独自一人摇摇晃晃地走开了。我们对自己的战绩心满意足，正待回去，只听到屋后传来一声可怕的痛苦的呻吟。

“什么声音？”基尔莫伊尔急不可耐地问道。

我们发现老头正站在房子几码之外的简陋的小猪圈旁。

火星一定溅落在猪圈的茅草篷上了，猪圈已经被烧塌了。

“我的狗，我的狗！”老头尖声叫嚷起来。

那条狗好像拴在了屋里，现在已经死了。我深怀歉意，但这怪罪不得谁，只是它运气不济罢了。大火的噼啪声与呼呼的风声一定淹没了它痛苦的嚎叫。老头悲伤至极，又是呻吟又是哭号。

“嘿，”基尔莫伊尔朝他喊道，一本正经的口气



听起来十分可笑，“嘿，我对此深表歉意。当然，你也看到了，这是一个意外。”

我突然感到一丝怜悯或是愧疚，很想帮助那个老头，却不知如何去做。狗已经死了，谁也无法让它死而复生；但是，如果我当时做点儿补救——随便做点儿什么，或者用手势略表一下同情，我的家庭就会免于后来发生的一切。





老头安静下来，望望威风凛凛的骏马上基尔莫伊尔，又转而看看我。也许在他眼里，我和基尔莫伊尔一样傲慢无礼、盛气凌人。他朝地上唾了三口，然后开始咒骂起来。我只字未听懂，但我知道这些话并不友好。

“走吧。”基尔莫伊尔骑着马晃来晃去地对我说。我们一起离开了。

“他刚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们奔向马厩时，我问基尔莫伊尔。

“他在诅咒。”

“诅咒？你是指发誓？”

“不，我是指诅咒——诅咒我们。”他笑道。“我们将被冤魂缠身，在恐惧和痛苦中死去，我们深爱的人也将无一幸免。这些冤魂直到报仇雪恨才会善罢甘休！”

他下了马，把缰绳递给马夫，笑着说：“当然这是一派胡言。”

“哦，”我说，“当然。”

第二天，我收到姐姐的来信，叫我立刻回家。莉



莉身体不适。她的身体向来虚弱，怀孕第八个月突然生病更让人为之担忧。我告诉基尔莫伊尔这件事后，他立即提出用他的马车送我去车站。

我们沿着道路飞奔，这条路通向离这儿最近的城镇。就在高速转一个急弯时，马儿突然一偏，一个车轮离开了地面。

“天那，我们压着东西了！”

基尔莫伊尔勒住马，我们下车探个究竟。原来是一只狗，一只烧成炭黑的死狗，我们明白这是那天无意害死的一只狗。这时我们望见那个老头正坐在路边不远的地方令人费解地哭号。基尔莫伊尔朝他高声叫嚷，想知道他为何把狗丢在路中央，但他对我们不理不睬。他悲伤至极，场面凄怨动人。我当时心中全是爱妻。我们从路上搬走烧焦的死狗后继续赶路。

三个星期以后，我在英格兰有了一个儿子，名为乔治，我成为一名骄傲的父亲。莉莉在我归来后康复得很好，孩子的降生也未引发任何矛盾，我们一家三口幸福快乐，其乐融融。但是，一场悲剧开